



【有所思】

## 打开春节的方式

□李晓

回望春节的源头,这个盛大的传统节日中,有着人们对天地以及祖先的敬仰。

在春节,我们要做一次深情凝望,凝望祖先宽实高大的身影,寻找你我真正的来处。在团圆的日子里缅怀祖先,我仿佛看到,在层层稻浪里,有祖先勤恳耕耘的身影;在漫天风雪中,有祖先沧桑耀眼的白发。

想起有一年除夕我回老家,在山梁上看见山下绵延着一条小火龙,那是从天南地北风尘仆仆赶回来的乡人,他们高举着呼呼燃烧的火把,照亮回家的山路。其实大多数乡人已在城里买了房,但春节回老家过年仍是他们藏在骨血里的基因。

春节,把故土老家老屋瓦楞上的杂草清除,鱼鳞一样耸动的瓦脊,是乡愁涌动的细小波浪;把屋后的沟渠清理干净,好让开春后清凌凌的雨水哗啦啦流,那是上天的乳汁预备着润泽万物;把老屋门上生了锈的锁重新换上一把,让回家的人感受到老屋的诚意和温柔……村口那棵200多岁的银杏树,乡人们给它披挂上迎春的红绸,一刹那,那些栽树祖先的身影仿佛在枝叶里亲切地晃动。

春节,让我们去走一走亲戚。我老家有一句话说,亲戚是越走越亲。特别是乡下那些与我们在血缘上盘根错节的老亲戚,他们扎根深山,却在亲亲热热的往来中串起了我们日常生活的藤藤蔓蔓,也让亲情、乡情之火不急不慢地燃着。在山里,我家有几门亲戚,这些年来,他们有时会担着山里的土豆、红薯、大米、玉米、西瓜、南瓜、茄子、大白菜等特产进城给我们送来。沉沉的担子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,那些山里的瓜果蔬菜有着老家山水的气息,只是看一看、闻一闻,一个微缩的故乡便由此定格在我的心房里。

想起有一年春节,我陪母亲去山里走一门多年不见的亲戚。山色空蒙中,鸟声清脆,我和母亲迷路了。我问一个扛着铁锹的老农,去那位姓卢的亲戚家该如何走,老农热情地给我们指路:“往前走,看到前面有一棵黄葛树,再走过石拱桥,有一户养鹅的人家,那就是卢家了。”果然,我和母亲沿着老农指点的路线,遇到了一群扬颈抬掌、慢条斯理走路的鹅,它们摇晃着肥胖的身子,“嘎嘎嘎”地叫着,用地道的“鹅语”欢迎着我和母亲光临。一见面,那位卢姓亲戚顿时认出了母亲,急忙拍打衣衫上的

尘土,然后激动地和母亲拥抱在一起。亲戚的眼眶里满是喜悦的泪花,像一汪晶莹的湖水。中午,亲戚家的柴火土灶里,一棵槐树的老疙瘩在灶里被燃得噼噼啪啪响,大铁锅里炖的是土豆腊肉,蒸的是乡下的鲈肉、藕圆子、咸菜扣肉。晚上躺在亲戚家雕花的老木床上,我心里油然而生一种似时空穿越般的恍惚感。

今年春节,我还要陪母亲去走一走山里的几家老亲戚。那些山间的春节习俗古风漫漫,既抚慰着人心,也传递着时间的恒久力量。父亲在世时,有个老亲戚常来我家陪父亲坐坐。有一次,这个亲戚突然站起身,一声叹息:“哎呀,我们的孙辈们今后还能这样常常走动吗?”父亲拉住他的手,用幽蓝如老井的眼眸怔怔地望着他,喃喃说道:“我们要把这个好传统传下去,人活在世上,咋能没亲戚?”

老巷子,是繁华城市打下的补丁,在烟火漫卷中散发着一个城市最宜人的温度。老巷子里,有补锅、修锁、修伞、做卤肉、制陶罐、弹棉花的手艺人,他们静静雕刻着老巷子的时光。在我所居住城市的一条老巷子里,有一棵老槐树,它身壮枝繁、华盖高撑,于枝叶间洒下了岁月的婆婆流光。今年春节,我还要去这些顽强隐身在城市里的老巷子中走一走、看一看,致敬老时光,也致敬那些在其中生活得安稳幸福的老居民。我还要去那棵老槐树下,摸一摸它铠甲一样的表皮——它已成为我生命之树的一部分。

春节,有一种香,细腻温养着年味。这种香,就是书香。我在城里的忘年交杜先身体修长、面目清癯。每到春节,杜先生就要去收拾他的书房,书房里有的旧书纸张已经泛黄,充满岁月感。有一年春节,杜先生在书房里摩挲着那些书页,缓缓地对我说:“我们可以做老朋友了吧?”我点了点头。临走前,杜先生抽出两本书送给我,一本是明朝张岱的《夜航船》,一本是1978年出版的《中国植物志》。我感动地捧起书,把这友情的象征带回了家。那个春节散发的醇厚书香,我至今难以忘怀。

今年春节,我会打开一些平时买回但没来得及读的书,慢慢品味。打开一本书,就是打开风起云涌的山水,打开潮起潮落的时间。

在春节,围绕着祖先、故乡、亲戚、好友以及居住的城市,有太多元素值得我们致敬和回访,就好像打开一瓶时间的陈酿,细品其中丰富美妙的风味,以及关于人情和生活的华章。

【浮世绘】

## 兰花草

□雪樱

一进腊月门,钟点工英子就辞职不干了,回南山做豆腐去。她开了一家豆腐坊,平时租给亲戚,过年回去自己做豆腐,做好了开车往城里送,结识了不少老客户。“看来做豆腐比干家政赚钱多。”我说。她脸上盈着一团笑容,“也是累啊,没白没黑地干,最后那几天根本供不上。”

英子走后,又来了个大姐,姓兰。她五十多岁,身材瘦削,梳一个马尾,听口音就知道她是东北人。早年间离婚后,她带着女儿来到省城,本想投奔亲戚,结果亲戚生意倒闭,落下一身债务。她在饭馆里端过盘子,路边卖过包子,市场上挑过茶叶,辗转多个行当,兜兜转转,最后选择做钟点工,因为时间自由。过去这一年,她干活断断续续,老家有事,请假一个月;亲戚有事,请假半个月;老家亲人病故,回去一趟,又请假;女儿怀孕产检,隔三岔五地请假,连她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,“赚得不如花得快,再不工作就要喝西北风去了。”

腊八那天,突然接到兰姐的电话,“女儿住院,保胎,也可能提前剖(剖宫产)。”只言片语,流露出心事重重。这个春节,她注定要陪女儿在医院里度过。兰姐性格直率,干活还算麻利,就是有一点毛躁,经常出点小岔子,但时间久了,也就磨合得没有脾气了。兰姐很能吃苦,早上出门带着饭,每天要跑好几家,安排得满满当当,一刻也不停。上个月气温骤降到零下十七八度那天,她骑电瓶车去一位老人家,近一个小时的路程,到了地方,双手被冻得不听使唤,事后她直说“冻傻了”,“离开老家那么多年,我第一次感受到骨头缝里冒冷气。”在兰姐眼中,时间就像被分割成一块一块的黄金,每一块都不舍得轻易丢弃,哪怕是零星而破碎的一小块,拼凑起来也是闪闪发光的金子,关乎日子的成色。惜时如金,用时间换取生活,她奔波在不同的家庭之间,行走不同的生命版图,参与生老病死,记录柴米油盐。阿尔茨海默病的痛、单亲母亲带着智障儿子的苦、子女远在海外的孤独等,她早已见怪不怪,似乎是她年老后的一种预演。经年累月,她体内的那只钟盘越拧越紧,眼看起了岁月的包浆,成为生命里的潮汐图,见证一个人的精神进阶之路。

兰姐最高兴的事有二,穿新衣、盼姑爷。她从不掩饰,自己穿的衣服都是“捡”别人的,侄女的、朋友的,还有女儿的,她身材瘦,不挑衣服。有一回,见她穿了双内增高的运动鞋,晃来晃去像船似的,有些滑稽,她却说舒服得很。刚入冬

那会儿,她穿了件新羽绒服,白色长款,格外显气质,她说是女儿逛街时给她买的,打折后还要六百多呢,语气里流露出一丝说不出的满足。她称女婿“姑爷”,姑爷是火车司机,在外地工作,十天半月回不来一趟,所以每次回来家里都搞得非常隆重,杀鸡宰鱼炖排骨,买肉剁馅包水饺。每每说起姑爷的时候,她就神采奕奕,说个没完,眼睛里直放光,好像手底下的活儿再多也不觉得累了,顿时有了节奏感,一派特别享受的模样。

自从女儿怀孕后,兰姐就两头忙,出门忙赚钱,回家忙做饭,打理女儿的一日三餐。她经常念叨,要给宝宝准备见面礼,争取攒钱买一对金镯子,要一万块呢。女儿查出妊娠高血压,血糖指标也高,医生让她科学控食、适量运动,每天三餐进食须上秤。兰姐是个急性子,生怕女儿营养跟不上,嘴上起了一圈火泡。每天干完活儿,再晚她也要去趟超市或菜市场,采买新鲜的蔬菜和水果,回到家还要蒸三合面窝头。最初的时候,蒸的窝头硬邦邦的,不起个儿,连她自己都无法下咽。她逢人便请教,边问边实践,终于掌握了窍门。有时候女儿吃够了,她就得包圆,用她自己的话说,“小时候家里穷,窝头吃多了,没想到快老了还要继续啃窝头。”兰姐的口头禅是“等我家姑爷回来”,意思是说女婿攒了很多假没休,等他回来,她就能好好歇歇了。谁能想到,计划赶不上变化,医生让住院保胎,她不得不中断手头的活儿,全天24小时专职照顾女儿去了。

兰姐的微信名叫“兰花草”,这是一种生于山坡背阴地的植物,拥有顽强坚韧的生命力,又名竹叶草、马兰花、鸭跖草。我喜欢“马兰花”这个名字,就像回到了姥姥家的菜园子,给人以无尽的亲切和暖意。实际上,在我们身边,像兰姐这样的打工者有很多,他们背井离乡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,慢慢地扎下根,安了家,靠赚点辛苦钱度日,但骨子里的韧性和乐观,使他们活得踏实又自足。他们大都过得不富裕,既要抚养家里老小,也要接济老家亲人,甚至好几年春节也回不去一趟,只是定期往一个熟悉的地址汇款,想家了就打个长长的视频电话,给爹娘报喜不报忧,把在外打拼的委屈含泪咽下。

兰姐告诉我,她姐姐从老家寄来了六袋自家种的大米,不打农药,无添加剂,吃起来放心。“那么远的路,邮费都快赶上大米贵了,但这是老家的味道,今年过年能吃上老家的米饭了。”她说的时候,有些嗔怪,有些自豪,更多的是一个异乡人不易察觉的幸福感。